續綸扉奏草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二十九疏

奏爲恭承

溫諭敬謝

天恩仍懇

聖慈超生允放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捧出

聖諭卿碩望元臣累朝輔政贊襄密務忠勞懋著

朕所鑒悉卿前以微恙請假調攝必然全愈都

復據疾陳乞况今中外未靖時事殷繁正賴卿

主持調燮豈可居寓頻疏意欲高蹈安可忍乎

卿還仰體朕懷焦思殫事勉遵屢諭翌日入閣
匡濟視事以副朕延佇至意慎毋再有陳奏特
諭欽此臣謹設香案扶掖跪誦叩頭謝
恩蓋感極而繼之以涕也竊念臣幸際
三朝渥承恩遇又事
明聖之主居家勿之司毋論報
國酬知分不當去即以功名富貴之俗腸處之
亦誰肯言去顧臣屢疏所陳老病衰困之苦
情字字皆真即捐糜此身亦毫無補于事而
同官諸臣皆長才碩德勝臣萬倍臣在則互

相謙讓無所見其奇臣去則各自擔當乃可
究其用况同受
國恩同承任寄而臣待罪綸扉已十七年諸臣
遠者三年近者數月寅恭雖可自附勞逸亦
當適均北山大夫之告哀千秋而下猶爲嘆
息臣卽賤如犬馬不敢望
皇上之矜憐而諸臣朝夕共事情同骨肉獨不爲
臣一發惻隱之心必錮之以自便乎若以爲
大臣分誼不宜輕去則兩年之間閣臣之去
者已四人尚書都御史之去者已十餘人雖

以病去以人言去事體不同總皆
皇上之鴻恩也
皇上之恩及于諸臣而何獨靳于臣乎臣之求去
非一日矣春而不得姑云待秋秋而不得又
將待春似此延挨將何紀極即老死長安亦
臣子當事而以視先後得請之諸臣竊亦不
能無覬覦之念矣臣非情緒迫切不爲此言
伏望
聖慈察臣至情賜臣殘喘乘此寒風初起之時卽
放臣歸使臣得毋隕越于道路當與海濱父老共

突
忠私且
允一臣之去而得數臣之用于
國家亦便計也臣不勝感戴哀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秉政多年謀猷練達
多事之日倚賴倍殷豈得堅意求去還遵諭即
出輔理愼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四日

乞休第三十疏

奏爲懇歸愈切苦懇

天恩事臣自卧病乞歸五奉

溫綸再承

宣諭

君父眷留之恩于斯極矣而臣之告苦訴窮亦已盡矣何所復言惟念臣子之事君所恃以自盡者惟此方寸之心今臣老病交迫心血已枯日夜經營千思萬想只欲得此殘骨歸死故鄉乃呼

天而天不聞告人而人不恤窮極添愁愁極添病
方寸中紛紛擾擾更無神情及于他事
皇上即苦欲留臣臣即勉強暫留不過游魂假息
少存于人世耳何所裨益于天下國家而困
之一至此也使臣一旦溘然卒死長安
皇上亦必悔不聽臣言而已無及矣何如
早沛天恩聽臣之去使林泉之下猶有
三朝舊臣與田夫野叟歌
帝力而戴
皇仁不亦

聖朝之光華千秋之盛事哉臣不敢言乞身而敢

言乞

恩不敢乞恩于身後而敢乞

恩于生前伏祈

聖慈一垂聽焉臣不勝冐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真懇至情但君臣一體休戚相

關當兹時艱堅意求去卿心亦何能安佇望郎

出補理以副倚眷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十九日

乞休第三十一疏

奏為

天語益溫臣衷滋愧再懇

聖慈俯垂鑒允事臣屢疏乞休伏蒙

聖上鑒臣真懇而以君臣一體誼同休戚責臣

俯伏捧誦不勝感戢不勝悚懼再三思之君

臣一體者雖天地之常經而不可則止不能

則止者亦臣子之大誼臣之不可不能臣自

知之而

皇上未必知即廷臣亦未必知也夫

皇上與廷臣未必知故臣猶得善其去及其知之
則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況功名之際人
所難處鐘鳴漏盡千古貽譏記臣在
皇祖時曾擬允一大臣告病後居要地深根臣不
置臣時與同官從哲言而嘆之臣歸而從哲
送之于郊握臣手曰何以教我臣曰無他說
也但大臣告病必須覰其蓋棺而後可擬允
耳今同官諸臣之難于擬臣也得毋欲俟其
蓋棺乎其亦待臣之太淺矣臣生平毫無他
長只知足知止一念頗可自信亦深望同官

之信臣昔人謂仕宦之道有如飲酒從來無
不散筵席今日同官之信臣亦他日所以令
人信也蓋臣兩年在此其擬允同官之去者
已四人矣同官能得之于臣而臣不能得之
于同官何臣之命窮德薄乃至此乎伏望
聖慈憐其籲呼迫切之至情而
亟賜允焉毋使其日賍
聖聽以增煩瀆之罪也臣不勝冒昧惶悚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練達朕與舉朝皆知日來惓惓諭留
正以時艱共濟豈爲虛拘閣務繁重且

廟享頒曆在即卿宜體朕意憣然即出副朕延佇

之切慎勿遲遲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謝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併陳悃愊事該文書官王敏政捧出

聖諭卿輔政有年忠清恭慎亮節純篤惓惓以愛

君憂國爲念朕素鑒知卿前偶疾調攝朕諭已

明卿宜爲朕勉出何復上疏求去諒卿心亦不

自安乎且今國家多事之際賴卿弘猷贊化共

圖時艱豈得在家自逸殊非盡瘁獻納之意況

值

享祀頻曆伊邇卿爲元輔重臣正當表率羣工稱

慶豈可高臥私寓國事何益卿還遵朕屢諭詣
朝即出入閣匡濟以副朕眷倚至意慎勿
再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在告月餘三蒙宣諭極其敦切臣庸劣
具臣何以得此于
君父雖非敢在家自逸而反之私衷實不自安且
享祀須將在邇委宜遵
命勉出第臣一出則又不得去病苦餘生恐終不
能事
皇上一片報恩戀

主之心真伴之無可奈何千悲萬感併集

聖慈之曲宥而已除臣所有丁情另疏祈懇外為

此謹具本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仍望體朕諭勉至意即

出佐理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乞休第三十二疏

奏爲

温諭難承再求

允放事伏蒙

皇上宣諭臣已具奏恭

謝仰瀆

聖聽而下情未盡敢再布之臣聞先臣王錫爵之

告

皇祖曰今之閣臣乃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蓋

以無事權之官而當天下之責望呼籲難聞

進退維谷故其言之惻切一至此耳

皇上寬仁大德體恤臣私閣部諸臣連翩得請臣之哀鳴迫切十倍于諸臣而獨不蒙

皇上之賜允是臣尤閣臣中第一困窮無告之人也或者以臣受恩

三朝誼不當去夫士庶之家有奴僕牛馬自其壯父時驅使服乘筋力已疲亦必哀而放之未有曰此祖父之奴僕牛馬與以鞭策責脫其死而不傾也臣得與其事

皇祖之大臣今在

朝者獨尚書張問達孫瑋二人耳乃問達久伏請
癸家鄉操進退用舍之權重於閣臣問達又
老成名德足勝其任而
皇上不若留者得非念其在事之久不欲困之耶
而何以獨困臣乎君以臣任此尚可有爲則
臣日夜思惟門戶之釁臣不能消躁競之風
臣不能挽兵食之計臣不能籌民生之窮臣
不能救即如
宮府內外之間章疏議擬之際臣能盡得之
皇上與否此亦

聖心之所明也至于封疆之事則東有輔臣承宗
經畫布置近見毛文龍塘報頗有端緒而四
川督臣朱燮元移書于臣謂西事必可收拾
目前惟接濟文龍責成督撫似爲急着而臣
亦終莫能出一奇矣況臣孱然七尺之軀恒
卅不寐之病攻之於上痔瘍溺血之苦困之
於下屢疏所陳字字皆真雖猶勉強視息旦
夕苟延而責以馳驅奔走萬萬不能今
皇上方舉
郊禋之大典修肆類之曠儀而使老病窮臣日且

號呼于

九閽之外亦豈

天聽之所樂聞乎臣任病榻中但有來問臣者聞其從吏臣去則歡然喜笑不覺沈疴之去體

君責臣之留則臣惟有自怨自恨其困苦之衷不見憐于人泫然涕泣而已伏望

聖慈鑒臣此情使臣幸比于得請諸臣以庶幾于奴僕牛馬之老而見憫而毋爲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其感戴

天恩世世無極矣臣不勝冐昧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累疏控懇情甚迫苦朕豈不曲體但軍國

重事正賴平章况大典次第舉行元老豈宜不

與昨諭已悉朕意還望勉出佐理用副倚眷慎

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爲懇

恩早放事臣屢奉

諭旨感戴不勝具疏陳情至爲煩瀆

皇上不加譴責更

賜勉留少有人心敢不仰體但臣病苦不支之狀

已懇告同官諸臣皆能亮臣之非妄但不肯

轉聞之

皇上耳自來閣臣之求去其哀鳴迫切如臣者乃

二百餘年之所無若如此求去而猶不得去

恐爲千古之所無以千古所無之事而當之

自 臣 計亦

聖心所憐念也而諸臣不爲 臣 轉聞若徒以避嫌

爲心或痛癢不相關涉耳獨不思諸臣他日

亦有求去時乎

皇上責 臣 以平章國事 臣 委不能以平章人參無

藉于 臣 若日前

大典惟有

郊祀顧聞議論猶有異同

聖意尚未堅決而 臣 以疾病羸憊之軀即須者

廟享須曆踰不能出其安能從百執事奔走於壇坫之間陪祼將而助斟越不更爲

大典之累哉故敢冐昧披瀝悃誠仰干

天聽今寒風已動道路迢遥但

早放一日則受一日之

賜矣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靜攝月餘精神當益健勝何乃又有此奏

郊祀舉行卿當贊襄以光大典佇望即出副朕倚

眷至意幸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初六日

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爲川

實增慚瀝誠辭免併祈

允放事 臣屢疏乞歸未蒙

聖允方擬再陳忽捧吏部咨傳奉

勅諭東省妖寇蕩平內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茂

著朕心嘉悅宜特加恩示酬元輔向高廕一

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特進上柱國著兼支尚

書俸還賞銀六十兩綵段二表裏欽此 臣不

勝惶懼不勝慚愧夫閣臣之不叙邊功久矣

臣前此在閣八年但遇邊功
加恩無不力辭頃再入綸扉值貴州延綏捷敘又
皆辭免蓋先後未敢有一毫之叨冒也豈至
今日而復自違其夙心乎且今東西兩事未
能結局兵食空虛安攘無策臣之所逃果有
何籌勞績何在而自此重賞傳之天下寧不
貽笑而臣寸心未死亦何以自安也同官諸
臣皆力任馳驅報効未艾尚可祗承臣旦暮
將去斷無受理日者
賚錄敘賚臣雖官無可加而亦自受一廕至今念

之猶懷惕反君上社稷無傳已終辭免其不
當受危不待言至於金幣往彌縫不必辭然
當此帑藏匱乏之秋省一分亦足助軍國一
分之用伏望
聖慈察臣真懇之衷盡
收成命免臣前項所假
亮臣累次乞歸情非得已即
賜俞允此之爲
恩不啻朽骨再肉其視加官廕子賜金諸典更爲
倍矣臣不勝懇切顒祈之至未

聖世卿輔政忠猷固非一事東省妖寇蕩平卿實

殫勞籌莫加恩示酬宜即祗受仍堅體朕眷懷

進理閣務勿再遜延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一日

再辭東省捷叙加恩疏

奏爲辭

恩乞休再祈

聖允事該 臣 以東省捷叙具疏辭免併求

允放伏蒙

聖旨嘉 臣 憂勞勉 臣 祗受而且望其進理問務勿

再遲延 臣 感激

恩私何從報稱惟是捷叙之必不當承必不敢承

臣 前疏已具無可復言若區區下情所望恩

於

君父者只作
憐其老病放之山林樂〻如牛馬無力馳驅即飾以
金絡豈其羈休終〻不免于悲鳴惟解繩脫羈
水草自便則其歡欣感戴當何如耶蓋他人
以有官爲恩而臣以無官爲恩無官之恩較
之冒濫忝竊者相去何如竟亦
聖主所不斷也伏望
聖慈亟收成命俯放臣歸臣分願滿足頂戴
大恩更無遺憾矣臣不勝丹忱懇切之至奉
聖旨謹敘從來加恩元輔自當陛辭卿乃連章控

陳特准辭免成卿謙德之美與禮樂行湯務著

重望卿即出仱理慰朕延佇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十五日

郊祀請停刑揭

䂓刑部

朝審疏臣等已照舊例擬

上中外人情咸以今歲

郊祀乃

皇上昭事

上帝感格

天心之第一義其所以受

蒼穹之明貺

享萬年之丕基皆在於此且以

登極之三年肇舉又與

皇祖符合

皇祖之歷年多而享國久誠三代以下所僅見而

郊祀停刑殊有深意良以肅殺之典不可先于明

禋之儀所號之聲非敢聞於

上帝之聽合四海之歡心以成

一人之感格其虔恭慎重之至蓋如此也

皇上仁厚性生

踐祚以來凡事無非敬

天法

祖至于歲時享祀尤極其祇肅今方以漸安凶逆
稍戢雖
神謨獨運
廟算無遺意者冥漠於昭之中亦有陰騭而黙助
者故停刑之舉稽之舊章質之輿論似亦今
日之必不容已者臣等極知
聖心惻怛無待懇祈但三覆在邇萬一舉筆之間
未暇細詳臣等雖欲揭請勢且無及必自悔
其言之不早矣故不敢不豫達
聖聽用虔

大典若以 臣 等爲封疆失事諸犯藉此救解則諸犯已嚴錮獄中與死何異寬歲月之生以成覆載之德諒亦

聖慈之所不靳者而奚用 臣 等之贅陳哉 臣 等不勝屏脉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今歲

郊祀首與亟祈停刑具見爲國爲民仰體朕欽恤好生之德朕心嘉悅但刑獄監犯衆多疎縱寬法其中大奸逆惡情真無赦應決的不刑亦干

天和若不正法何以儆奸卿等還遵前旨行該

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再請　郊祀停刑摺

臣　等昨者具摺懇請停刑伏蒙

皇上鑒臣　等爲國爲民仰體好生之德臣　等恭誦

温綸不勝欣感惟謂監犯中有大奸逆惡情真無

赦應决的不刑亦干天和則臣　等未知

聖意之所在何敢再瀆惟是

郊祀大典在前代皆有特赦良以

上帝好生雖極惡大罪亦欲其延旦夕之命以昭

網湯之恩不然則凡麗刑書皆有不赦之罪

而何獨寬宥于此時哉故

皇祖特旨謂今歲朕初行
郊典暫免行刑蓋不但以
郊典為重而且以初行
郊典為更重也夫當
皇祖初年亦豈無人犯逆惡情真無赦之輩而猶
從曲宥者良以敬
天之心勝寧過于仁毋過于義耳往時太常寺奏
請
郊祀皆在一月之前其後改于五十日前亦以
典禮重大當倍加誠敬此五十日內固無日不如

上帝之降臨也今稱
人者曰旻天解者曰旻者仁覆憫下之謂
天而在于仁覆憫下則必不欲當禋祀之時而行
肅殺之令明矣
聖意或以去
郊祀尚遠猶不相妨不知各省直之處決正與
郊祀同時
皇上方執珪幣以見
上帝而四海九州乃以其時而刑戮人一段慘淡
悲愁景象白日生寒以此度之

帝心安乎不安乎昔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夫明允如皐陶而執以爲可殺則其爲大奸逆惡可知而堯猶必欲宥之此萬古之稱堯者以爲其仁如天也今次

會審九卿諸臣無不謂

郊祀之歲必當停刑而不敢上請者正欲以如天之仁歸之

皇上如皐陶之于堯耳即臣等亦豈敢骫

皇上之法以自愧于皐陶但以法有常議而今非其時故敢因該科覆奏而上瀆復將其愚衷

外此萬不敢他意以欺
君父伏望
聖慈曲埀
鑒球臣等又查得
皇祖停刑之
旨在三覆
奏本彼時九月二十二日距
郊期尚遠今期已迫恐遠方徧傳不及赦于二覆
奏本擬
進臣等未敢擅便統惟

聖慈照察特

賜批發施行

天啓三年十月十七日

入直撫
臣在寓亦恭聞
皇第二子誕生中外臣民無不歡慶以為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于此臣雖久卧亦踴躍而起
容仰勉出隨百官稱
賀仍俟
郊祀禮成
聖節呼嵩後方敢再伸前請庶盡臣犬馬之一念
耳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回奏頒賞　聖諭揭

伏蒙

聖諭朕茲以皇子誕育賞賚在京錦衣等七十八衛所旗尉軍士并匠役人等及京操班軍南兵等項薊遼等處邊操班軍令宮中搜括所蓄查照舊例着太倉給發銀二十萬兩太僕寺動支銀十五萬兩光祿寺給發銀五萬兩順天府括稅契等項銀五萬兩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不得推諉擬諭來行欽此　臣等查得萬曆十年傳諭只云朕皇子生喜事賞用宮帑缺乏取太倉

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十萬兩而已無賞叅
在京錦衣七十八衛旗尉軍士匠役人等及
京操班軍南兵等項剿逆等處邊操班軍等
語也今錢糧質之各衙門所取尚不知能盡
答應與否而此
諭一傳人人覬望如力難盡給必生事端臣等竊
以為今次
賞賜當酌量節省不可先傳故只遵照舊例擬
諭上請
聖裁其原本

聖諭謹用進繳具題以

聞

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皇子生請　懇詔稱

該

皇子誕生禮部源萬曆十年事例欽天監擇日

詔告天下　臣　等查萬曆十年

詔書有頒恩條件歷查

累朝亦皆有

恩詔今

皇上春秋鼎盛祚胤蕃衍螽斯麟趾之慶淵源未

艾此尤前代之所希見四海臣民初聞

宮中有喜無不翹首企望今

大慶傳宣歡呼之聲遍於遐邇乘此時
沛發德音弘敷惠澤使含生之倫翕然頌
皇仁而深愛戴此亦固結人心培延國脉之一大
端也惟是頒歲
恩詔頒行未久今次不可濫及俾各衙門開具事
件到閣臣等敬當檢照節年舊規參酌類擬
上請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具詳細足徵為國忠誠仰朕沛
發恩澤之意朕知道了卿等傳示各衙門條件

參酌類摄裁定亦不可任其濫及該衙門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進擬　詔書揭

項者

皇子誕生普天同慶伏蒙

聖慈頒行

恩詔令　臣　等議擬進

呈　臣　等謹將六部各衙門送至部條欵酌删潤仍

仰遵

聖諭毋得濫及其非各衙門所開者必不敢增其

各衙門所開而有泛濫難行者量爲除去要

于寛嚴適中毋慮

德意亦毋開倖門統候
聖明裁定至于勳戚諸臣從來詔條所無及
特恩出自
皇上者臣等不敢擅擬惟是近歲降謫翰林科道
各官如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
費繼春江秉謙等七人或以懷芹曝之忠不識
忌諱或以軫封疆之慮間有條陳或被仇口之
粃誣與情稱枉或出一時之詿誤悔念旋萌
此皆
皇上所作養拔擢之忠良足以光

奏對垂詢林而丹忝言路者今普天率上無不沾

濡

休澤而此數臣獨沈伏淪躓不得蒙

曠蕩之恩一展其才則此中外所共嘆息而臣等

友之私心亦悚然其不能以自安也昔周詩

之稱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即繼之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帝王御宇必子孫蕃

衍而後祚胤可以永昌亦必賢士衆多而後

子孫有所恃賴我

皇上春秋鼎盛將來

聖子神孫百千萬億未有紀極若賢才之生只有

此數長養甚難摧折甚易臣等之爲諸臣請

者非私諸臣乃所以爲

國家計也臣等伏

皇上登極以來建言諸臣偶罹降謫者無不

召還天下萬世以此頌

聖度之如天下

洪休之滋至今

慶典已頒

郊禋又值大婚開吉祥善事盡萃於

皇上之一身如依

沛發德音召此數臣復還原職將溥海之歡欣愈

騰而

上帝之居歆彌速其陰騭默祐以篤

宗社之祐又有出于牲幣珪璧之外者矣臣等區

區懇衷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裁擇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請援言官足

見為國忠誠但降謫各官朕豈不召還其文震

孟等逞意妄言觸忤朕躬自取罪戾遽難寬釋

候旨行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一日

請 發內帑給毛總兵接

臣 等竊見奴酋發難以來費盡無數錢糧用盡無數兵馬並未能臨陣對敵剿殺一番只是望風逃走以致賊勢益昌惟毛文龍孤軍海外竭力支撐又時有斬獲前報奴酋人馬損傷數萬 臣 等未敢盡信乃昨登萊巡撫官所報文龍深入賊巢斬首一百三十八顆得獲牛馬器械甚多爲從來未有之捷此其報似確而其功具諸兵部必爲覆請奬賞錄叙無待 臣 等之言矣惟是文龍屢次揭奏苦稱

糧餉匱乏兵民饑困向倚賴朝鮮資助今朝
鮮又復荒旱移咨告窘頃繼奉
旨發濟糧十萬而所濟無幾窮陬荒島何以支吾
此臣等所甚慮也日者遼陽塘報謂奴酋方
謀渡河使非文龍牽掣其後其必彎弓而西
向明矣然則今日之接濟文龍真有一刻不
容緩者臣等時時言之戶部而戶部若言難
處耶
嚴旨屢催終是無措臣等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再
懇

皇上發帑金二十萬兩作速解赴軍前以解燃眉
之急使彼中將士知
皇上念其勤勞而恤其困苦不難搜括帑藏以供
軍需將益堅其報國之心而愈奮其殺賊之
力未戰而氣已倍矣此二十萬金殆足當百
萬之用豈與前此之虛糜冐破無益于事者
等乎哉臣等此揭已具適蒙
皇上發下兵部覆本
傳諭准發
內帑銀三萬兩為犒賞之費臣等仰見

皇上加意封疆鼓舞將士之盛心豈敢再有煩瀆
但此餉銀至緊至急甚於犒賞故敢復冐昧
言之統候
聖裁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爲國籌邊況孤軍海外朕豈
不軫恤昨覽塘報深入賊巢大獲奇捷朕心甚
悅內庫括銀二萬兩賞賚鼓舞衆心卿等合詞
懇請朕豈執意吝嗇但大喜冊封冬至聖節內
外頒賜所費不貲內帑給發殆盡勢難再發卿
等傳示該部將內外前各官捐俸助邊銀湊發

數萬兩以濟急需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牧察郎中栩

蒙

發下工部郎中黎祖壽回話一本該文書官李　緒

傳諭出

旨重處臣等細詳祖壽之失在於不明言陳弘道之盔刀衣甲已兌自郭應麒而後爲之

請給

皇上責之是也然盔刀衣甲關領必自內庫此舊制也應麒弘道之私相授受祖壽安得而知之既其事甚小而其情亦有可原今

大慶
大祀大小臣工方歡欣鼓舞共沾
聖澤而乃以小事處一部郎人將疑其有他故而
議論又多矣臣等冒昧只擬罰俸以昭
聖度以息煩言非敢有私於刑部也伏乞
聖慈俯垂鑒允

天啓二年閏十月二十三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一

郊祀禮成揭

竊惟今歲登樂

郊祀乃數十年之曠典

皇上登極以來第一重大之禮儀也臣等深恐嚴

寒之時風雪或作聖躬難於調護即扈從員

役亦不使用旋乃是日天氣融和暖然如春

微風不起

臨事無虞千乘萬騎雍容馳驅鳴和鸞而肅節奏

以蒞于齋宮朝見百僚凡在聽覩孰不騰歡

行禮之夕天宇晶明纖雲盡屏燔燎之光與
星辰並耀馨香之氣即冥漠可通
皇上欽容肅躬對越於郊壇之上恍若
上帝之降臨而百靈之環列於左右此眞從來禋
祀之所曠見也自非
聖德格
天彼蒼垂眷何以得此六軍萬姓交口歎呼以爲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於兹可卜大小臣工連日
朝
賀皆喜色相告而臣等忝備股肱其爲雀躍尤倍

恒情區區愚衷伏願
皇上思
靈貺之難酬益切祇承之念知
玄穹之日鑒長懷昭格之誠
處深宮如執珪幣
履尊位若凛淵冰
總攬萬幾
緝熙聖學凡一舉一動無不可與
天知而又秉陽氣之初回式布維新之政
採朝端之公論曲原遷謫之臣使直言得進小過

獲睿則人心愈悅
天意彌孚將
景福於焉駢臻保定因之孔固與虞廷之肆類周
家之將享並垂史冊萬世無窮矣臣等不勝
欣幸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賀具見恪恭贊化輔弼忠誠
郊祀肇舉禮成臣民歡慶感格
上帝之默佑實賴內外之敬慎朕心所悅知道了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謝皇子生加恩疏

奏為

大慶幸逢

隆恩難受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咨奉

勅諭以

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特加恩示酬加

臣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尚寶司司丞

臣恭誦

温綸不勝慚愧竊惟

皇子誕生乃
宗社之福
皇上萬世無疆之丕休臣何勞之可酬但以
天顏有喜四海歡騰故
恩詔所頒大小臣工無不沾被仰臣亦可從三品
以上之例仍延世之澤若再於分外徼特加
之恩其將何顏以祗受乎語云滿堂燕笑一
人向隅則衆爲不歡今雖普天悅豫而封疆
之勞役田里之困窮與新舊降謫之各官其
爲向隅者尚多臣亦何心遽恬然燕笑以

天恩爲私寵也且上柱國兼支尚書俸臣棨

皇上已兩次加臣尚臣兩爵之蓋授之事理必不

可受若嚮於之餘則臣前此已自承矣今亦

不可忝也臣生平庸劣無可報稱區區下衷

併伏爲

朝廷愛惜名器爲士人人敦崇廉讓當此波流風

靡之日愧不能挽而敢使自濫之與自具身

始哉伏望

聖慈垂鑒即收

成命使臣得安愚分何幸如之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喜慶加恩自宜首及詔條昔被

特勅示優且供係典制卿宜諳朕意勉受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再辭　皇子加恩疏

奏爲目

恩委爲不安再祈

允免事該　臣以

皇子生過被

特恩具疏懇辭未蒙

俞允且以　臣　爲輔弼元臣恩當首及特勑　不俟出

尸典制　臣　伏誦

溫綸不勝感愧竊念　臣　雖居輔弼莫展贊襄又

稱元臣忝竊尤甚頃者再入綸扉僅兩歲餘

也再徵

寵命揣躬循分大為踰涯且愆于前歲

覃恩之旨濫故撰擬令次

詔書特申嚴禁不許分外徵求乃漫然而承

特敕之恩則是

詔書之不行自臣始矣夫辭恩有二有循例之辭有愧心之辭臣之辭跡雖涉于循例實則出于愧心而同官彼此互相擬票皆不允辭毋乃名辭而實受乎恐

皇上亦將以為欺也伏望

皇上察臣區區之衷卽
允臣辭使臣無虛言于
君父而天下人亦能明臣之不欺卽旦暮去國亦
庶幾少無愧矣奉
聖旨覽恩藉示眷酬卿乃控陳至再上柱國兼傳
優辭不受朕不復強陞可勉承用存褒章少展
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聖節午門行禮摺

今日

萬壽聖節偶逢下雪伏蒙

皇上體恤臣下恐行禮不便

傳免朝

賀臣等歡呼頌祝之心何能自已謹同百官於

午門外拜

賀雖因

傳免而班行不齊大禮未備然亦少盡臣等恭敬

之一念耳今歲雪少人以為慮得此一番無

不粘浛來歲豐登之兆當在於此是亦可以

爲瑞而臣等之所私喜也奉

聖旨覽奏卿等同百官午門行拜賀禮具見恭敬

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請
允考選揭
臣等竊惟考選一事屢奏
欽論三年一選臣等何敢再瀆惟念行取各官皆奉
旨而來忽然中輟是
明旨不信於天下且今此之考與前五月之考原是一事但以到部有先後故分而爲兩今先到者已服官任職而後到者乃令待至三年一事而先後參差遲速懸絕揆之政體亦甚失平如以言路人多不宜增益則六科十三

道皆額設定員有缺方補非如別衙門之可以添註也況月前應選者不過十餘人若令次不選將循歸下次寧不愈積而愈多乎今外而推知內而中行評博皆已作缺無官可居其去選則尚更兩歲而令其遨遊長安茫無著落亦似

國家從來求賢待士之本意哉

皇上屢責臣下以遵

旨臣等竊惟三年之選固

明旨也此番之選獨非

明旨乎避則俱避而吏部謂前之不聽科道官請之

不聽臣等有票擬之責人謂前後之

旨皆擬自臣等何以不能力爭則臣等誠無所逃

罪矣故敢冒昧一言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

概允該部之請以後定三年一選必無那移廢閣

旨俱信而其所光於

聖德亦不淺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前次行取允卿等所請今又續到

各官意欲考選具見爲國忠悃朕知道了但科

道各官壅滯冗多各自求請病假今部科堅欲頻請責卿等不即力爭所請總下亦無空缺填補刻

皇祖規制考選俱係三年一次今各衙門何官不銓只候考選况予奪出自朕衷與卿等何涉還傳示各官遵前旨行不得煩聒如再有瀆擾的決不虛諭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再請　允考選疏

竊惟考選一事屢奉

旨三年一選臣等具揭爲請未蒙

聖允何敢屢瀆但念諸臣已取在京原官已補進

退無據若銓除別衙門則非行取之本意而

前此同取之人已經選授乃獨靳于諸臣亦

大非均平之政體也

聖諭諸科道官壅滯冗多無缺填補臣等亦知之

惟是官雖多而額則有定今日之考與他日

之考雖有遲速之殊而于原額無所增減且

仕路風波愛憎易起今已取之諸臣其才品
皆經訪定若必俟之後年則當事操柄者又
另是一番人前後議論沓不相知甲乙雌黃
未必盡能如今日之有據臣等親見
皇祖時取而不考後來生出許多說話添出許多
猜疑而究竟無有不考之人無有不補之官
蓋
祖宗設官立法如是不能廢也自
皇考御極凡以前之考選未奉
命者一朝盡下中外翕然稱爲

聖次
皇上纖之隨到隨考隨考隨下三載于茲矣豈獨
靳于今日之諸臣哉即緣于無缺填補則臣
聞御史已有缺員惟六科無缺俟其考後假
回聽補于政體亦無妨也臣等竊見
宸衷體恤臣私無所不至即
聖節大禮亦以雪下傳免此諸臣寒冬旅食待
命長安諒亦
聖心所軫念者故敢冒昧再申一言仰祈
鑒允如微誠真不能動

天亦從

勅下部院稍做萬曆間事例將此諸臣暫擬部銜

准其假歸俟

朝覲年分前來聽考以免其守候之苦或亦調

停之一道乎而終非考選之正法也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覽卿等奏為考選前已屢旨令卿復行申請

况前行取科道各官壅滞填補無缺卿等又有

此奏只因行取各官私揭頻數朕以洞悉卿等

還傳示各官候旨行不得頻瀆如再有故違瀆

參的查名重治不宥該部院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乞　允劉王二廵撫郵典揭
臣等竊見年來陳乞太煩
恩典太濫屢經擬
旨嚴禁昨給事中魏大中疏請遵依
命典臣等深以爲然
皇上傳諭允行誰不仰服
聖斷惟王象恒劉一焜二臣祭葬已經奉
旨又令該部查明停給該部已具回奏明言其故
矣予奪出自
皇上臣等何敢爲請惟是二臣之優郵雖與

會典稍未盡合而其中情節亦當別白在象恒則廵撫留畿甚有惠政廣寧之失象恒日夜焦勞思赴國難至節省公費銀二萬兩解助邊餉一焜撫浙值募兵嘩倫備極苦心且歷四品俸九年屢推侍郎未下此皆從來撫臣所僅見者身殁之日輿論共惜地方撫按官具奏請卹而象恒之兄薊遼總督象乾亦以爲言成蒙

聖慈下部優覆一祭半葬之給人不以爲過即科臣所云亦以防後來之冒濫耳未肯不深知

二臣之賢也若以賢者爲不當受亦人臣之
自處宜然耳至
國家待臣下褒忠酬勞未嘗無破格之施也况
二臣之䘏已有
成命汗既渙而復反恩已沛而復收乍予乍奪此
以待不肖則可耳從前冒濫之典不知凡幾
並無一言而奈何獨借賢者以行法乎今封
疆未靖兵食空虛撫按各官非無斤斤奉職
之人而各私其人民各爲其地方所部之外
便成胡越小有徵發無不執爭求如二臣之

愛國奉公不分畛域實不多見臣京等竊謂正宜揚厲以勸他方不可以常格拘也矧一焜之祭在所應得只差半塋而象恒身歿於官于以死勤事之例亦有合乎令禮臣以奉法之故不敢堅請臣等敢冒昧一言仍斟酌擬票恭請

聖裁至于此後一切

恩卹盡以

會典為據不得冒引濫例以亂舊章則在今日雖稍寬於二臣而在他日且永杜乎倖竇其

於邊戍憲恤臣勞殆並行而不悖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辭延鎭捷叙加恩疏

奏爲[illegible]

寵怵惕瀝誠辭免事接吏部咨蒙

皇上以延寧廿三鎭大捷加臣上柱國兼支尚書

俸廕一子尚寶司司丞賞銀六十兩綵段二

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感激

大恩惶愧無地竊惟閣臣之不敢濫與邊功臣已

屢言之况此三鎭屢次捷功大半皆臣不在

閣時事較之日前山東平妖之役更不相同

其不當冒受萬萬無疑矣今行取諸臣困於

進退之趣趣一二賢勞撫臣格於
覃恩之中奪 臣等皆爲苦請而不能得盡
皇上之愛惜官常愼重名器至於如此而獨
推恩於無功之閣臣此在事理之必不可者也伏
望
聖慈仰收成命並金幣之錫亦不必頒使
內帑省一分之費卽 臣心亦有一分之安矣 臣
不勝懇切顒祈之至奉
聖旨也叙加恩原係舊典覽卿奏懇切特允所辭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救許給事揭

家

發下給事中許譽卿一本該文書官石元雅于萬

乘

傳諭楊姜屢旨促問如何不遵稽悞

上用龍袍郤又容貫科臣阻撓瀆奏許譽卿重處

旨等竊惟楊姜事已經奉

旨提問當聽撫按官回奏而譽卿復有瀆陳不能

無罪然其所言乃地方公事當此民窮財盡

之秋每歲

袍段之費浮於常額者至萬有餘金難以設處故
撫按官不得不言譽卿新自家來目所親見
輙以上
聞其不諳事體或有之而謂出于楊姜之營買則
臣等敢保其必無也且譽卿之疏全在爵蔭
太濫謂臣等不宜自受邊功夫邀功加恩臣
等從來不受譽卿蓋未及知若年來爵蔭之
冒濫則譽卿之言至切至當臣等身任輔弼
乃屢蒙無功之敘其自濫視百僚爲更甚真
自愧死今若重處譽卿則外廷必相疑議以

爲臣等惡其剛切借楊姜爲題以修怨臣等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况舉卿又牽及于內庭諸臣舉卿處則猜疑愈多恐內庭諸臣之心亦無以自白紛紜之論將未有極竊恐皇上亦爲臣等與內庭諸臣之所累也臣等爲此再三籌度擬票以上伏望聖慈曲原舉卿量加罰治非但舉卿感激恩私卽臣等之心亦得以少安其受賜更無量矣不然臣等亦有何顏面以見在廷之諸臣哉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辭考滿　加恩疏

奏爲懇辭

殊命瀝誠懇辭以安愚分倂謝

天恩事該　臣以一品六年考滿吏部具奏奉

聖旨元輔向爲首司幾務已經三考贊襄

神祖翼衛

先皇功在社稷迨佐朕躬純忠懋績閱十八年備

極勞苦從來閣臣所無茲一品六年考滿朕心

嘉悅着仍前輔理加上柱國太傅支尚書俸餘

官照舊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給與應得誥

命還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坐蟒一襲彩段四
表裡羊二隻酒二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宴禮
部示朕優禮元輔之意欽此該文書官王敏政
捧出到 臣 私寓 臣 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慙愧無地竊念 臣 繼歷事
三朝殫竭心力而前佐
穆清之高拱後值中外之艱虞實未嘗有分毫可
以稍塞前此兩次滿考皆逡巡久之而後奏
今何敢遽以上聞第以 臣 犢之滿已踰數月
必待 臣 而後考核 臣 亦自昧從 臣 犢後以了

此事不意

聖慈過念九載之微勞特頒踰涯之

殊寵秩晉三公俸兼八座賚延及於前後妥賚逾

乎尋常自來閣臣滿考之恩未有如是之隆

重者雖臣自知分量必無冒受之理而此

古一傳寧不貽

朝廷濫賞之譏而重恩臣尸素之罪哉昔在虞廷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臣自考罪戾如

山今日亦臣幽黜之時矣逃愆之已幸奈何

受賞此臣之所以捫心愧汗而萬不能已於

控辭者且臣年老多病日夜思歸秋闈已經
苦請徒因
大祀
大慶
聖節元旦相繼而來須過此而後敢言雖有仍前
軸理之
命亦不敢承況其他哉除金幣羊酒鈔錠臣謹祇
領拜受以昭
君賜以存舊章其一切
恩命萬望

聖慈盡行收回使臣心得以少安不至獲戾於天
地鬼神
高厚之恩世世載之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勞深加恩自有彝典覽奏懇切准辭
太傅成卿謙讓之美餘宜祇承慰朕眷倚至意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再辭考滿　加恩疏

奏爲

隆恩難承再懇

聖明俯容辭免事竊臣以滿考蒙

恩具疏懇辭伏奉

聖旨只准辭太傅餘俱允臣祗受臣以元日大禮

隨卽謝

恩入直惟是上柱國無侔之加臣一歳中已三辭

矣今豈敢受至於

賜宴爲旌勞之盛典符丞乃廕子之崇階臣身既

久月素飱之譏而子又頻徼非分之寵反之
於心皆有大不安者此所以不得不瀝誠而
再控也今陽春肇布
大慶駢來四海臣民孰不引領望被
休澤而疆埸之士猶困於荷戈閭閻之民尚苦于
徵賦建言遷謫諸臣未有
賜環之期臣亦何顏獨蒙
殊寵伏望
皇上鑒臣懇衷亟收
成命母靳臣月滿之懲仰且恭退伏田野亦有餘

幸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久著忠勤累加上柱國川示眷酬茲再瀆
懇辭特允所請餘宜祗受以慰朕懷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初七日

請　允添註併陳愚衷以平政體疏

奏為添註未可遽停人才必當愛惜敬陳愚衷以平政體事臣等竊惟添註一事原非舊章祗因

皇祖時遷謫過多

皇考與

皇上盡行收召遂使數十年遺逸布列朝端一時盛事人皆快之惟是人多缺少其勢不得不出於添註故添註者所以通起廢之窮也而添註無已則又必至於冗濫故

明旨定以天啓四年冬止于通變之中寓限制之

意甚爲得宜頃緣科道官屢言京堂人多遂

將添註遽停此自言者之失非

皇上意也添註既停則京堂之壅滯愈甚無處發

遣故言者又多所抉摘且欲令其盡請假告

病而去此爲疏通計則得矣然揆之政體實

爲不平何也京堂諸臣雖年力才品容有不

同然其遠者皆洗淪椎折二三十年始蒙錄

用其近者亦累資積俸而得此官往在

皇祖朝海内喁喁日以起廢爲望臣向備員給

扉力請於

皇祖而不能得人共尤之令諸臣之起不二三年其至九卿八座者僅有數人而鄒元標鍾羽正馮從吾輩又皆不究其用以去所存已無幾矣奈何又生厭薄欲一舉而空之耶夫天下無事每患人多及至有事又患人少今日非無事之時也一旦緩急雖未必諸臣之盡可用而亦安知無可用者出于其間鄧林之木不盡棟梁以其不盡棟梁也而日尋斧斤焉又從而盡伐之毋乃不可乎且今日之京

堂率多係日之科道而今日之科道又多他日之京堂爲法之弊必將自及 臣 等看詳章奏每見人情例推則惟恐其多內推則惟恐其少其欲擇便自營大抵然也比類而觀則其情自見反躬而度則其氣自平即如巡撫一官最稱雄要人所艷慕而欲得者向多用老成歷練之人今盡推資淺之有才望者矣其資深諸臣豈無年力尚強才猷夙抱足當仗節建牙之選者獨不可兼用一二以示公乎外僚至布政而極向者巡撫之推一內一

外故布政多為附府次乃京堂今巡撫無一
布政矣即奉
旨無推方面官該部不奉行也併京堂亦復寥寥
吳中偉以布政俸第一僅推太僕
皇上復以其添註而不允且責及司官不知司官
亦不得已而有茲推也如其終格則布政之
途窮而藩臬無所措足矣此亦內外遷轉之
不平者也南京科道與北頡頏北每歲多轉
京堂南無一焉甚至管察之科道亦不得比
例內推又何怪乎考選之時人皆趨北而厭

南平此又南北遷轉之不平者也此等事體
皆非臣等所宜言然臣等不言則終無言者
又目擊京堂諸臣皆不自安紛紛欲去殊失
朝廷所以任賢求舊愛惜人才之盛心故敢冒昧
言之聊存此一段之議論耳至于添註一途
萬難遽停當遵天啓四年冬之
原旨以少示疏通庶於政體稍平而內外臣僚皆
得安其官而盡其用伏乞
聖明俯垂採擇
勑下該部施行君其言之當否與該部之能行否

肯行否則非　臣　等之所知矣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公平政體愛惜人才深切銓

務京堂添註已有旨至今年冬停止因科道官

優言人多故不准推卿等既稱不便還照原旨

行但須酌量推補漸次裁省毋得徇情濫及以

致彷前壅滯其餘都着該部查行

天啓四年正月十二日

三辭考滿加恩疏

奏爲辭

恩未蒙

槩允再陳下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考滿

加恩再疏懇辭伏蒙

皇上准辭太傅又准辭上柱國惟兼俸廕子尚未

蒙

允臣反躬揣分本等之俸已過何況于兼本身之

官且辭何況于子至于

賜宴盛典原以優待勲勞臣何功何能乃靦顏而
登宗伯之堂哆口而享大官之饌將爲世所
嗤咲而于心尤大不安者也伏望
聖慈俯容辭免使
聖朝無濫恩之失而臣亦尚有顏面以自立其受
賜乃更大矣臣不勝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加恩舊典卿屢謙固辭朕已量允玆控陳不
已禮部宴姑停餘宜祇承以體朕意吏部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十九日

請　召還降謫各官摺

臣等竊惟歲序更新春風鼓盪

皇上乘乾御曆福祚滋昌吉祥善事駢臻四

海臣民無不歡欣頌禱謂幸逢太平行道之

天子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潤澤而承休美為千

載一時也前此臣下有以狂戇被譴者率蒙

召還光為

聖明第一美事惟文震孟鄭鄤毛士龍侯震暘熊

德陽江秉謙賈繼春數人尚在譴籍臣等竊

以

大慶覃恩爲之懇請
皇上褒 臣等爲國忠誠但謂裘孟等進膽妄言罔
忤取罪遽難寬釋候
旨行 臣等仰窺
聖心罔無深怒諸臣之意惟嫌其觸忤欲稍示懲
創乃覺釋耳 臣等亦靜聽不敢再請者爲候
旨也今又數月矣諸臣之懲創亦已深矣而
旨尚未下故 臣等不得不申一言竊惟諸臣之罪
總在干觸忤然自古聖帝明王垂休千載正
以能容受觸忤之言

皇上試思日來諸臣進諫尚書以堯舜之聖其臣未嘗以都俞而廢吁咈吁咈者仰觸忤之意也惟堯舜不以爲觸忤而欣然樂受故併吁咈亦化爲都俞而堯舜之德愈光即如

皇上前者

召還言路諸臣其初何嘗不觸忤

皇上令名亦何嘗以其觸忤少損而天下人反因此而頌

聖德之同符于堯舜也况霍孟等所言或陳

朝儀或論時事皆各抒其所見未嘗大有干犯

臣等看詳章奏見逆耳之談殆有甚于此者
率蒙
皇上優容何以獨芥蔕于震孟乎故臣等不避煩
瀆冒昧再請者亦爲
皇上計耳豈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近來
聖政勵精人情快仰竊覩
天意亦似鑒
昭格之誠惟此一事未厭羣心伏望
聖慈曲垂原宥將文震孟等
召還原職使其感

恩圖報益竭忠猷傳之中外垂之史冊真與典謨
所載媲美並休而臣等竊被
寵光亦不淺矣臣等不勝肎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覧釋謫籍各官具見爲國忠愛茲
値政務維新朕豈不優容原宥但文震孟等新
進好事妄言朝政互自相攻報復結黨排誣善
類淆亂是非朕量薄懲了劉各官被譴未久遽
難召還卿等屢行懇請朕已有屢旨申明卿等
還該仰思君臣大義莫爲小臣瑣瑣煩瀆還傳
示各官靜聽候旨該部院知道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請川鄒都御史揭

蒙

發下吏部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一本該文書官王

敏政傳

聖諭着令改推蓋爲本中首推乃鄒元標

皇上以其年老不欲用之又不欲徑黜陪推亦懐

重之意也 臣等竊念元標忠直之名著於海

内遷謫數十年乃蒙

召用隨以講學爲言者攻去人皆以爲枉望其再

起故吏部遂有此推君

皇上復不黙用則人情猜疑不知
皇上何故不用元標轉相揣度謂必有讒元標于
皇上者元標今年七十未爲甚老留都清閒之地
暫事甚簡以元標宿望表率羣僚甚爲相宜
且元標素懷恬退今巳歸山未必再出而
朝廷因此有用賢眷舊之盛事其于
聖政亦有光矣况與元標同時以講學去者爲馮
從吾從吾前推吏部侍郎
皇上不用今推南京右都御史而
皇上用之衆剌歡頌仰

聖明之無成心而何以獨斷于元標乎臣等懇見

如此不敢不盡伏望

聖明仍

賜點用以釋羣疑臣等萬不敢有私于元標而欺

皇上也

天啓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十一終